

凌霄峻峻变平畦

曾俊勇 摄于平和建设村

灯下漫笔

诗在三溪草堂

□沈龙石

诗这东西,不好说。

说它平常,每天都有人挂在嘴上,诗心,诗情,诗兴,诗意地栖居,过上诗的生活,犹如诗一般清新优美。早晨醒来,伸一下懒腰,说声“春眠不觉晓”,诗在眼前。

说它不平常,尊贵典雅,高深莫测,看不见摸不着,寻寻觅觅,可遇不可求,二句三年得,捻断数根须,生活苟且,一地鸡毛,下里巴人梦不到阳春白雪,这时候,不见诗的影子,它和远方在一起。

诗在哪里?

日前,回诏安老家,到三溪草堂拜访高继文先生,偶然发现,诗在家乡,诗在三溪草堂。

高继文先生我们称之为高师,三十年前我和他同在诏安城关中学任教。1991年,他到上海朵云轩举办画展,载誉归来时在南侨饭店宴请一桌,我有幸忝列其中。和他在一起,话题离不开书画,但谈得最多的是诗。他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中国画的传统是诗书画熔为一炉。高师1930年出生,1948年诏安中学毕业,参加教师培训后当上老师,1958年因家庭成分清理回家。为了生计,创办“艺风书画社”,做点广告业务兼卖书画。因书画社离林仲姚老师的住所“武馆”很近,高师常出入其中,与林仲姚、沈士超、许沙洛等先生评书论画,吟诗唱和,诗友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9年春天,仲姚师八十寿诞,高师作画一幅,画上一枝梅花、一壶酒,题诗:“借得瑶池画,人间自有春。欣逢仁者寿,共饮此香醇。”浓浓的诗情画意表达了对老师的敬意和祝福,让仲姚师欣喜不已。

高师在诏安中学读书时,林仲姚、沈光、陈燕琼诸先生是他的语文老师。这几位都是诏安有名望的老师,也是诗人。高师与仲姚师过从甚密,经常前往请益问安,而当时仲姚师的“武馆”又是诏安文化人的雅集之所,高师在其中深受影响,一生寻诗觅句,作诗不辍。他的画题繁就简,萧疏、简静和朴厚,富有诗意。高师作画题跋常是自作诗,如题《钓鱼图》:“君羡鲈鱼美,垂纶深夜里。荻花瑟瑟秋,醉后留滋味。”题《梅鹤图》:“灵鹤原来是水禽,天寒何事守梅林。痴情笑翻林高士,鹤子梅妻说到今。”题《母鸡带子入蒿丛》:“篱落秋深花事空,母鸡带子入蒿丛。老藤委地无人管,留得残瓜透里红。”富有诗意的题跋清新有趣,为画面添光增彩。

高师对于诗与诗意的不懈追求,离不开诏安这块多情的土地。诏安诗词渊源深厚,最早可追溯到唐代,陈元光及其部将在戎马倥偬中多有诗传世;至宋代,陈景肃、吴大成等渐山七贤在当地设坛授徒,登临吟咏,留下了许多诗作并结集成册;明清之时,诏安诗词创作日益兴盛,仅《诏安县志·艺文》入选的诗人就有60多位,诗作200多首……诏安画派代表人物谢馆樵,诗书画印兼擅,题画之诗多珠玉缀。他父亲谢鹤,字梅宾,号雪谿,嘉庆年间贡生,工诗善画,著有《雪谿诗钞》《词林荟萃》等书,更为难得的是,谢馆樵的姐姐谢浣湘(字芸史),不仅是著名的诗人,还是清代闽南第一位女塾师。她在溪东砚兴寨办私塾,授业之余,吟诗作画,有《雪谿诗录》传世。同县翰林林壬论其诗:“清辞丽句,不愧作家。”“咏雪诸作,骨重神寒,自为写照。”芸史《咏梅》绝句:

一枝冷艳出红尘,岩径萧条涧水滨。

积雪满山天欲晓,数声老鹤四无人。

芸史因包办婚姻,感情不洽,长期寄居娘家,“家中落,年未四旬,设帐授徒,倚馆谷以自给。晚益穷,侨居村落,憔悴以终。”在家道中落,穷困潦倒之时,芸史仍不坠青云之志,课徒自给,如寒梅傲雪,坚韧不拔。清末以降,古体诗词创作日益式微,但诏安民间仍有一批文人墨客诗心不改,孜孜以求,林仲姚、沈光、许沙洛、高继文诸先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诗词创作,在诏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直到今天,诏安各行各业仍有许多诗词爱好者,他们工作之余,在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烟火气中精心锤炼诗情画意,互相唱和,惺惺相惜……

离开三溪草堂,告别高师已是黄昏,骑车经通济桥过中山路,走在诏安县城的大街小巷,看门楼匾额,听潮音对奏,品琳琅小吃,玩书画文章,特有的文化气息无处不在。

诗,就藏在那街角屋后,平常巷陌。它活在三溪草堂,活在家乡的土地上。

主题:

吾乡吾土



云水谣,这个熟悉而美丽的地方,常去常新,悠长的古道、转动的水车、百年古榕、流水人家,这种宁静唯美的画面就会扑面而来。因而,有人说云水谣是一幅画,有人说云水谣是一首歌,在我看来,云水谣是许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是给游人精神滋养和灵魂慰藉的地方。

最美妙的是到云水谣过夜。“到云水谣过夜”这是我和同事们开玩笑时的一句顺口溜。当时在东山苏峰山,蓝天,碧海,海风,在这个美好意境里,我和三五个同事们谈到了风景名胜,谈到诗云水谣的浪漫,一位女同事脱口而出:“我们可以到云水谣过夜,那里更……”另一位男同事无缝对接:“我是有底线的!”一向幽默有趣的同事轮换概念地开起这个玩笑,当时在场的同事们笑得如浪潮前俯后仰,笑声充满了阳光和海风的气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云水谣。

步入云水谣,你可以再慢时光中不疾不徐,你不必担心那颗浪漫的心无处安放。你可以在和贵楼、怀远楼漫步,在旧时光中感受土楼的神奇,赞叹古人的智慧。亦可以在云水谣古道穿越历史,遥想当年多少官家、商家,游子背井离乡,在这条幽幽古道上承载了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光荣与梦想。你可以在栈道旁那百年古榕树下仰望,这些古榕树枝繁叶茂,树冠遮天蔽日,古榕树如德高望重的老者,历经沧桑,虬枝形态万千。在游人的眼中,这些屈曲盘绕的虬枝有的像一条逶迤的长蛇,有的像飞翔的蝙蝠,有的像可爱的小松鼠。榕树下有一排石桌椅,你可以坐在古榕树下看云卷云舒,听溪流潺潺,亦可以坐在这里聊天,发呆,享受悠悠慢时光。

不知不觉间夕阳西下,那玫瑰色的

风情万种

漂流皆是客

□陈宏娟

被誉为“福建第一漂”的是长泰漂流,以前在漳州电视台经常可以看到广告片里长泰游客漂流时的惊险欢呼镜头,其实我们诏安县也有一处漂流不逊于长泰,那就是哈溪漂流。哈溪漂流的地点在红星乡境内,因为与乌山相邻,那里的峡谷溪水潺潺,形成了一段全长5.6公里,落差153米的哈溪流域。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在驴友山子的组织下前往红星乡,准备体验一场哈溪漂流。我们的大巴车坐了满满的一车人,驴友山子的微信名是“传说中的山爷”,他是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经常组织驴友爬乌山。在车上,他给我们讲了一些漂流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到达目的地了,我们穿好了救生衣,戴着安全帽,准备上皮筏舟。因为一条小船只能承载两个人,所以儿子选择与我同舟,而老公则是自己一人坐一只船。

我们上了皮筏舟,感觉小船摇来晃去的,一点儿也不听使唤。船舷的两边还刻着几个大字:“上船哇哇叫,下船哈哈笑。”我刚看到这一行字,身边一只船已经飘向前方,而他们的惊叫声还时

时地飘了过来。我和儿子坐的这只皮筏舟却是很胆小,被一只皮筏舟碰了一下,它就晕头转向,干脆躲进一个小“港湾”出不来了。我往船身用手划水,儿子在另一头也用力划动,可是船仍然在原地打转。他笑着对我说:“猪队友!”我哈哈大笑,皮筏舟被我笑得一颤一颤的,等它靠近了岩石边的小树,我伸出手用力往小树干一推,皮筏舟就离开了“港湾”,往下游驶去。

水势很急,我惊叫着,皮筏舟猛地冲了下去,来到了一个较为平缓的路段。溪流的两旁都有景区的安全员在看护着我们,他们有时看到皮筏舟停了下来,会上前帮忙推一把,有时看到有皮筏舟翻了,就会马上上前救护。儿子漂流久了,渐渐摸出了皮筏舟前进的门道来。他吩咐我不要划水,让他一个人在船头往前划,我俩开始有了同舟共济的意味。可是刚划了一段,遇到了急转弯处,皮筏舟往下冲,到了平缓处又改变了方向,变得很不好控制。这时儿子便无可奈何地说:“没办法了,我的体重太轻,妈妈你太重了,所以我们俩两头重量不相当,船就不容易平稳。”

是真的吗?我刚半信半疑地想着,又是一个高高的下坡,还有急转弯,我吓得闭上了眼睛,双手紧紧抓住船舷边的拉手,任由它疯狂地往下冲,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漂,等到了感觉稍微安全处,才发现全身都湿透了。在水势汹涌的路段,你根本来不及思索什么,只能任由皮筏舟往前冲,脑子里什么命运原本就有平坦与颠簸,人生本来就有激流与低谷等等所有哲理来到了安全地段才从心中

陈秋水和王碧云一见钟情,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与守望,是很多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如梦时光。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成为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最终碧云化儿女情长为崇高的家庭责任与担当。有人说:“女人的三个最高境界是真实,通透,慈悲。”王碧云就是达到这样境界的女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在《云水谣》那部电影让人怀念的不只是爱情,还有那为梦想而奋斗的青春岁月,纯粹、温馨、浪漫略带伤感,虽然青春不再,美好永存。

深邃的天空,似海;幽暗的大地,如幕。天空没有星星,淡淡的月色下水谣的灯火次第绽放,高高挂的大红灯笼散发出温暖的光芒。漫步在古栈道,脚步轻轻,生怕踩碎了夜的宁静。各种草虫的鸣叫声,似一曲娓娓动听的小夜曲。如此静谧,不由得吟咏仓央嘉措的小诗“这么静/比诵经声/还静/我骑上我的白鹿/白鹿踏着/尚未落地的雪花/轻如

告别,和自己告别。

夜,深情款款,霓虹璀璨。朦胧的夜色漾着诗的味道,兴奋的双眸终是无法合上。那么就来几杯红酒,小酒怡情,绚烂芳颜,醉了流年。如果酒太烈了,那就喝茶吧。三五好友,志趣相同,沏上一壶茶,茶香袅袅,从繁冗的琐碎,到诗和远方,从生活点滴到人生百态……无所不谈。或是,品一杯咖啡,在浓郁的咖啡香味中,清浅一笑,宛若旧时光里的风月。如此美好,时光柔软,淡悠悠,人间值得。

清晨,被一声声鸟鸣唤醒,沐着晨曦漫步在云水谣栈道,微风轻抚,水波灵动。那一簇簇银白色的浪花依然摇曳在冬日的寒风中,那一片片黄得耀眼的炮仗花热烈奔放。桥洞下那个安详的炮仗花正守望那根长长的鱼竿,不悲不喜;溪岸边这位曼妙的女子正在晨曦中瑜珈,娴静优美。诚然,云水谣的时光,夜晚或清晨,绵软悠长,纯粹本真,适合盛放一颗宁静的心。

浮了出来。在平缓的溪面,因为皮筏舟往往会来回打转或者停驻不前,除了遇到安全员帮忙,有时邻近的皮筏舟上的人也会来帮一把,给你推一把,你们的小船前进了,他们的小船也跟着前进了。于是,大家会这样你推他一把,我帮你一把,互相帮助,共同前进。这多么像是在彷徨的人生路段里遇到了帮助你的人,也遇到了互相扶持共同前进的人啊!等到了分离处,他们便一只只漂远了,他们真像人生中漂流的过客,匆匆而来,带来了一股股清泉或一阵阵春风,然后又匆匆而过,留下了温暖与力量,让我们鼓起勇气继续前行……

正当我感慨着,儿子说:“快看,爸爸在那里!”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老公的小舟正漂在前方的一个宽阔的溪面,他没有看到我们,他望着四周与他一起前行的人,脸上的神情是既专注又很笃定,看不出有孤身一舟的落寞。看来,他是知道我们就在身边,就在他同时漂流的路段。我不再为刚才没能三人同舟而遗憾,我们的小舟已经离开了他们,快速来到了一个长长的下坡溪面。小舟冲了下去,我们又惊叫了起来。冲过激流,回过头看,那里是个大大的瀑布,漂流下水花乱溅,形成了一个极大的漩涡,好险哪!

这时,皮筏舟已经漂到了岸边的溪面了,溪水不深,水很清澈,可以看到底下的沙子,四周岩石峭壁,绿树环绕,向哈溪的源头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远处乌山的几块著名的怪石。坐在皮筏舟上,望着眼前的青山绿水,这时候才有平静的心情欣赏溪水潺潺的美妙音乐声。有的人在皮筏舟上拍着四周的美景,有的人已经下了船,直接走上了岸。儿子拿了他的手机照片给我看,原来刚才他抓拍了一些镜头,他边看照片边笑得合不拢嘴,叫我看我自己的眼神。我一看,他抓拍的照片里的我都是一脸水滴,哦,那神情,那眼神,怎么描述呢?反正是既紧张又欣喜。

这时候,老公的船也来了,我们这才上了岸。

馨香一瓣

夏日之晨

(外一首)

□柳小黑

这个早晨,似乎空无一物
空得如窗外的天空
干净无比,一切沉静
我在沉静之中翻阅手机相册
翻阅母亲的生前
我小心翼翼将母亲的那一段找出来
一次又一次重放
一次又一次让母亲在我面前活过来
活成淘气的母亲
活成永不消失的味道
这个早晨我就这么单调
又这么多愁善感
我举头看了一眼在房间外来回走动的妻子
眼泪却掉了下来

瞬间

你埋首床沿的时候
窗外正生成一波又一波的人间图景
譬如婴孩的哭声
那必定有一位满脸内疚的母亲
伸手向前
譬如沙沙脚步
那必定有一场小心翼翼的约会
你听到的
都是瞬间
最有爱和最伤心的事情
像秘密一样
被窗子关在窗外

微信

□李涌钢

你好吗?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闪现,就有欢喜和忧愁
我想牵你的手
却不敢放开等待已久的键盘
他乡,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
让我泛舟
点着你的脸面弹起一首祝福的歌

拥有你的快乐我像天空的彩云
点点天空轻刮而过
触动内心稀疏而且几根白发
点缀些许节日色彩
你是最令人可亲的信徒

白天等你的到来
晚上我也会轻敲你
从虚掩冷风拂面的小门
把你惊醒
让我伸出慵懒的四肢
把你接住

让我亲近久无谋面的你
久久不愿放开
也许希望醒悟过来的时候
你又远走高飞
轻涉冰冷的河面
点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

苦楝树

□洪锦城

年复一年
在这绿意盎然的树上
有雀哥儿的欢叫
也有蝉娘们的奏鸣
遭遇过狂风暴雨的撕打
也领教过闪电雷击的摧残

年复一年
春天,农人赶着水牛路过
夏天,老人们安详坐着纳凉
秋天,小伙伴捡起籽实去换米
冬天,阿妈折下干枯的枝儿烧火

年复一年
这树高高地站着
迎过刚刚出生的胖娃娃
也送过最后一个裹脚的女人
思念着
从村里走向远方的铁道兵
也呼唤着
羽翼丰满的弄潮儿返巢

它默默不语
但却一天天地长大
它默默守护
但却一天天地老去
啊,记忆中的苦楝树
佝偻着身躯
却始终把头抬向青天
永远把繁花开满
年复一年